

《資本論》和社會主義經濟

《資本論》研究論文集之一

周守正 主編

河南大學學報丛书

一九八五年

《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

——《资本论》研究论文集之一

周守正 主 编

序一

河南大学图书馆

一九八五年五月

《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

周守正 主 编

编辑出版 河 南 大 学 学 报 编 辑 部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印 刷 中 华 县 印 刷 厂

国内总发行 开 封 市 邮 电 局

国外总发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中国国际书店北京2820信箱)

期刊登记证〔豫〕第十三号 国内、外代号:36—26、BM524

前　　言

为更好地反映和交流我校《资本论》教学和研究的成果，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出版一百周年、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及我校建校七十三周年，我们选编了这本《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论文集。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校的《资本论》教学和研究，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七八年，我校建立了《资本论》研究室。同年十月起，我们又先后招收了四届共二十五名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其中有三届是以《资本论》为研究方向的。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我们力求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对《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与社会主义经济结合起来，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除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及毕业论文的写作和答辩外，还先后在各地刊物上发表了一百六、七十篇文章。这里选编的，主要是前三届研究生现在首次发表的文章。此外，也收入了我校部分教师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几篇文章。在编排上，主要按文章的内容分类。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我校教研处、政教系及学报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貊奇同志和许兴亚同志分别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特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本书在内容及编排上存在的问题或缺点，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周守正

1985年5月

于河南大学《资本论》研究室

《同风融合南率墨队余行》校
目录

(三)

- 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开端的研究 周守正 (1)
《资本论》中的动态、静态分析和质、量分析 周守正 (13)
资本质、量、度之初探 赵林如 (20)
建立科学的逻辑体系的基本原则 刘幼樵 (38)
黑格尔对推理的分析和《资本论》第一章 吴永瑜 (53)
关于对《资本论》中一个论断的理解和引证 张曙光 (64)

(二)

- 使用价值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许兴亚 江冰 吴杰 (69)

- 关于价值决定的再探讨 江冰 (89)
价值规律的实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 蒋金波 (111)
论社会主义生产劳动 陆立军 (123)
论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 正继学 (154)
马克思的经济时间论 赵学增 (167)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工资的理论 蒋金波 (183)
《资本论》中扩大再生产公式新探 蔡继明 (198)
对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
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初步探讨 许兴亚 (203)

对《试论积累率的合理区间》

一文中用数学公式计算积累率的异议………侯晓虹（234）

（三）

科学本身就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赵林如 江冰（239）

论所有制范畴的实质………耿明斋（246）

从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

到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践………耿明斋（260）

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已“不是来自生产资料的占有”了吗？………李芳斌（271）

论生产关系的概念
………许兴亚 程建华 杨世松（278）

正确认识和对待个体经济………孙福珍（293）

试论劳动生产率………赵连山（305）

（四）

运用价值规律 合理安排价格………翁 奇（318）

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制度………陈圣安（325）

市场范畴和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王献立（340）

论市场价值和价值的异同………蔡继明（355）

试论衡量货币正常流通的标志………李小玉（363）

论商品流通对商品生产的三种反作用………姚 挺（371）

试论马克思商品资本循环理论的现实意义………姚 挺（378）

谈谈如何理解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李芳斌（389）

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开端的研究

周守正

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开端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着手准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一门科学的逻辑体系的开端，实际上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过程的出发点，是人们科学分析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的起点。

把逻辑开端的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理论问题提出并加以论证的，是黑格尔。他在《逻辑学》中用了专门一节，即“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来论述这个问题。黑格尔认为科学不能从一个已经有了规定的、包括着任何内容或关系的具体物开始。思维过程的出发点是“纯存在”，他解释“纯存在”是没有任何进一步规定的、不需要预先假定别的东西作为前提的、完全空无的东西。他认为逻辑开端必须是最简单的、一般的概念，由此而上升到具体概念。他还认为逻辑开端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开端，不用任何东西作中介，没有任何东西作根据，而它本身就应该是全部科学的根据。

黑格尔自己的《逻辑学》从“纯存在”开始，接着分析了观念中的“存在”和“非存在”即“有”和“无”的辩证关系。二者矛盾运动的结果便产生“变易”。从“纯存在”出发，一步一步地推演出“变易”、“质”、“量”、“度”、“本质”、“现象”、“现实”等等一系列范畴，一个范畴循序过渡到另一个范畴，从简单的抽象逐步达到复杂的具体，形成一个逻辑体系。

黑格尔用“纯存在”作他的《逻辑学》的开端，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概念乃是自己的运动”。他把这种运动（或认识）比成为圆圈，圆圈的起点和终点是同一的，这便是科学的整体。概念本身的运动的开头是极其简单的、抽象的，随着认识或逻辑的前进运动，原来出发点的概念变得越来越丰富、复杂、具体。过程终点上的概念就是从原来那个始点上的概念中演释出来的，就是它的发展和充分展开，也就是对它的真正认识。这样经过了一个圆圈式的运动，认识过程才算是完成了，作为一个科学的逻辑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很明显，黑格尔的上述逻辑开端的理论，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东西。费尔巴哈曾责问：开端概念“难道它是真实并且普遍有效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51页）他认为黑格尔在这里的根本错误在于“不是从思想的对方开始，而是从关于思想的对方的思想开始。”所谓“纯存在”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别名，而黑格尔的逻辑进程也是从“纯存在”到“绝对精神”的事先在主观上安排好了的过程。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但是，费尔巴哈不理解黑格尔关于逻辑开端理论中包含的合理思想。这就是：逻辑思维的进程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思维运动的起点到它的终点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是简单循环。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逻辑思维进程看作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这是符合认识发展的辩证法的。列宁曾对黑格尔的圆圈式的认识发展过程的说法加以肯定。认为“圆圈”的比喻是恰当的。列宁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411页）黑格尔所讲的思维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同一不是等同的意思。从起点到终点是一个矛盾运动过程。在起点上的矛盾是潜伏着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到终点时，矛盾获得了充分的展开。开端的抽象概念，到过程的终点，则已变得丰富而具体了。

马克思批判继承并且彻底改造了黑格尔的逻辑开端理论。他吸取了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等等一些合理思想，把逻辑、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三者统一起来，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的逻辑开端理论。并且依此确立以商品为开端的《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即由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一系列经济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

马克思的逻辑开端理论，不仅体现在他的《资本论》科学的逻辑体系中，而且在他许多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以及有关经济学的手稿中，作了全面的系统的精辟论述。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的逻辑开端思想也有详细的精采阐发。

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开端学说需要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我们这里只是就《资本论》中清楚的体现出来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一点初步的探讨。这些基本观点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开端必须是“一般抽象的规定”；必须“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必须首先分析处于胚芽状态的矛盾及其运动过程。下面分三点加以说明：

第一，大家都熟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著名论述。他写道，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活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等开始，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这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仔细考察，却是错误的。因为，人口这一类的具体的范畴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它们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关系和规定。必须首先对它们进行一番分析以后才能认识它们。比如拿人口这个具体范畴来说，它包含着阶级，而构成阶级的因素又有雇佣劳动、资本等，雇佣劳动与资本又是以货币、商品为前提的。所以，不首先搞清楚商品这种简单的范畴，是不可能认识人口的。可见，一个具体范畴如人口等等，是人们思维的产物，它在思维运动过程中，表现为结果、终点，不表现为开端、起点。

在论述了政治经济学应从何开始以后，马克思拟订出他的著作的第一个创作方案。他计划把全书分成五篇，而以“一般的抽象的

规定”为全书的开端。在包含这篇“导言”的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的最后一部分即“价值章”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表现资本主义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后来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就都以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简单、最一般、最抽象的范畴为其科学开端。

什么是简单范畴？马克思在“导言”中写道：“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页）以简单范畴的商品为《资本论》的科学始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象资本主义经济那样无比复杂、纷繁、多样的事物的整体，只能首先从认识价值或交换价值这些抽象片面关系开始，然后达到他的总体、具体、全部。而“商品形式的发展同价值形式的发展是一致的。”（《马、恩全集》第23卷第78页）可见，马克思确定商品为《资本论》的逻辑开端以及由此形成的逻辑结构，完全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了认识本身逐步深化的运动过程。

马克思和列宁都曾使用过黑格尔的“纯存在”或“存在”的术语说明商品在《资本论》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说：“商品取得了二重存在，除了它的自然存在以外，它还取得了一个纯经济存在；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第85页）列宁说：“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遍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他们使用黑格尔术语是决非随意的。我们可以说，这是表明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把商品确定于他的科学体系的起点地位。作为“纯存在”的商品，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简单的、普遍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形式。商品处在开端的地位就象“单纯符

号，字母”一样是没有任何进一步规定的东西，也不需要预先假定别的东西作为前提。但是，商品，又象字母是全部文字的根据一样，是全部《资本论》科学的根据。谁都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他的经济理论的基础。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原理又是理解资本经济学的枢纽。没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就没有剩余价值学说，全部《资本论》科学也就无从产生。

这里，马克思使用的“纯存在”同黑格尔的“纯存在”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的“纯存在”仅仅是主观的、观念上的幻觉，不是实在的、客观的东西。《资本论》首卷开篇立即强调“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马克思讲商品取得了一个纯经济存在，是从实在的经济生活中取出来的，是完整的经济表象“蒸发”而成的。

马克思在“导言”中分析了思维运动的两条路：即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第一条道路是认识的辩证运动，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运动；第二条道路是逻辑范畴的运动，即范畴之间的联系、转化的运动。两条道路是以实践为基础，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的。这是人们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表明认识论和逻辑学相一致。可见，如果把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这两种方法混同于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是不正确的。认识的全过程原是由实践到感性认识（即表象）再到概念，然后由概念到推理，最后重新回到实践。因此，我们在前面引用的马克思所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仔细考察却是错误的。”这句话并不是对于认识论中的由实践到认识，或者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的否定。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所应采取的“科学上的正确方法。”而在第二条道路（或方法）中的抽象和具体，都是思维中的抽象和具体。抽象是指关于一个事物的最一般的特征和最简单的规定。具体是指关于一个事物的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是现实的具体物在逻辑思维中的再现。黑格尔把思维中的具体

再现过程当作具体事物的产生过程。马克思强调地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第38页）。

可见，马克思把商品称为“纯经济存在”，只是表明商品作为《资本论》的科学始点是一般的抽象规定，它是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表象中抽象出来的简单范畴。由此而上升到资本主义经济总体，使包含着许多规定的、多样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具体物，在思维中再现出来。这显然同黑格尔的“纯存在”根本不同。

商品作为“纯存在”是一个最简单的范畴，它没有任何进一步规定，它是普遍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不用别的东西作前提。但是，商品是劳动的产品，没有劳动就没有任何商品。那么劳动为什么不作为“纯存在”用于《资本论》的开端呢？马克思在“导言”中说明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劳动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由于他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它不象商品那样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因而不能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符号或字母。马克思曾批评李嘉图用劳动去解释资本，他说：“为了阐明资本的概念……不是从劳动出发。正象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也是不可能的。”（《马、恩全集》第47卷第15—16页）

第二，马克思认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开端必须“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马、恩全集》第13卷第532页）。恩格斯这句话正是对马克思确定商品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所作的说明。商品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过程的起点。“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马、恩全集》第23卷第167页）《资本论》从商品分析开始，完全正确地反

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来就是在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过程。

科学逻辑的起点要求符合历史的起点，显然不是要求符合每个民族、国家、每一个社会经济现象的具体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要求同一般的、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过程相一致。马克思说：“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第458页）一个国家或其他事物发展的真实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同思维过程开端相一致的历史过程，乃是排除了在具体历史发展中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的，“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由此可见，《资本论》从商品开始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但是，这里的商品首先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商品。只是作为逻辑的开端，它是被当作简单商品、简单的经济范畴、“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加以分析的。在这里，它还不是在已经展开的逻辑体系中的、已经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发达的商品（商品资本）。

对此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明确地讲过：“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出现的商品，它表现为最简单的经济关系，资产阶级财富的要素。”（《马、恩全集》第47卷第37页）

“商品本身则成了支配生产的一般范畴。我们以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范畴，即商品作为起点。商品只是由于生产方式本身在资本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才成为这种一般范畴。”（同上书第332页）这段话的最后一句，特别指出《资本论》起点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是在资本的影响下变了性质的简单商品。

“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同上第46卷下册第299页）我们知道，商品、价值早在数千年前的交换中就

有了；但作为科学的商品、价值等经济范畴，则是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才产生的。

《资本论》开头分析的商品既然是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是资本主义的一般抽象的经济范畴，那么为什么在第一篇和其他一些篇章中大量地引用了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的材料？

首先，要弄清楚，第一篇引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大量历史材料，并不表明《资本论》把小生产者的简单商品作为它的逻辑开端。马克思所用的那些看来象是说明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的材料，而实际上恰恰是说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关系。例如，有的同志沿引第一篇分析价值形式发展的那一节，认为最足以证明马克思讲的是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可是，马克思却明确说：“价值形式的阐述揭示了全部资产阶级的垃圾自身。”（《马、恩〈资本论〉书信集第217页）还说：关于价值形式发展的那一部分“对全书来说是太有决定意义了。经济学家先生们一向都忽视了这样一件极其简单的事：20码麻布 = 1件上衣这一形式，只是20码麻布 = 2英镑这一形式的未经发展的基础，所以，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商品的价值还没有表现为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而只是表现为和自己的天然形式不相同的东西——就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同上书第215—216页）

其次，谁都知道，《资本论》的逻辑主体是资本主义社会，它的逻辑结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再现。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顺序就是“按照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来安排（《马、恩全集》第26卷 第45页）。马克思在“导言”中提醒人们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经济范畴的逻辑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如果把《资本论》开篇的商品看做是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那就脱离了《资本论》的逻辑主体。为什么必须把握住逻辑主体呢？马克思回答说：“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导言”）也就是说对于全

书的逻辑体系的建立直接地有着决定意义。

最后，关于《资本论》的起点的问题无疑是一个从何处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生理学，他把商品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细胞”来着手解剖资本主义这个有机体，这无疑是一种科学方法。不能设想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去取出它们的社会机体中的“细胞”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然而，把这种研究方法反过来使用，倒会产生合理的结果。“导言”举一个例子：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的分析，也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只是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中分析了许多前资本主义范畴，如价值形式、铸币、货币储藏、原始公社所有制、原始积累、商人资本、高利贷、封建地租等等。对这一切古代经济范畴的分析，并不损害《资本论》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和严密性，也没有破坏它的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第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写道：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他的《逻辑学》就是最早的一部叙述辩证法了一般运动形式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用来作为逻辑开端的“存在”是同“非存在”相对立而提出的。他在这里首先分析了“存在和非存在”或“有和无”的矛盾。“存在和非存在”或“有和无”，既有差别，又是同一的，所以是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是在一切概念中普遍包含着的基本的矛盾因素。它是一切概念发生、发展、消失、转化的前提和根源，因而是整个逻辑体系的基础。黑格尔这一套理论当然是唯心的、神秘的。恩格斯说：“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马、恩全

集》第13卷第530页)恩格斯这些话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而写的。由于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加以彻底的改造,使其颠倒了过来,因而“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用作出发点的最初的规定,就是被当作一个“最顽强的事实”的一个客观实在的“经济细胞”即资本主义商品来考察,同时也是被当作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因素来考察的。

从商品出发,也就是从最初的、最简单的、最一般的经济关系出发。商品本来就是一种经济关系。它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初的矛盾规定。它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所展开的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都是这一矛盾转化和发展的结果。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资本论》一开头便分别从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对立面来分析商品。可是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所以,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一切商品,对它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而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它要成为使用价值就必须全面转手,进入交换过程,但是,它为交换的存在,就是它作为价值的存在。因此,它要实现为使用价值就必须实现为价值。如果说商品只在实现为价值时才能成为使用价值,那末另一方面,商品只有在它转手中证实为使用价值时才能实现为价值。这里,由于一个条件的实现同另一个与它对立的条件的实现直接结合,从而出现一个互相矛盾的要求的总体。商品的交换

过程是矛盾的展开，又是矛盾的解决。商品彼此间在交换过程中的关系结晶为一般等价物的各种规定。商品得以转化为货币。因此，交换过程同时就是货币形成过程。货币出现以后，交换过程分解为两种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行为：商品换成货币和货币换成商品，亦即卖和买。在交换的反复进行中，卖者变为买者，买者变为卖者。这样，每一方都表现为二重的和对立的规定，于是形成两种规定的生动的统一或同一。但是，卖和买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会彼此分离，互不相干，以致卖和买之间的直接同一便随之消失。这样一来，它们可能互相协调，也可能彼此失调。从失调达到协调，由于资本主义的本性，只能通过一次经济危机才能达到。——这样，商品形式本身的矛盾就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发展为现实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马、恩《〈资本论〉书信集》第63页）

《资本论》在分析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后，紧接着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和资本本身的矛盾。

资本首先来自流通，而且正是以货币为自己的出发点。货币被预付出去，进入流通中，又从流通返回到原先预付时的出发点。这一货币回流运动是货币自我扬弃的形式，同时也是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写道：货币作为只是消溶在流通中的东西否定了自己；但它也作为与流通相独立的东西否定了自己。这种否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它肯定的规定中，包含着资本的最初的一些要素。货币是资本表现为资本的最初形式。”（《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第206页）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矛盾运动过程。他说，货币当它被预付时，表现为资本的前提和原因，当它回流时则表现为资本的结果。在运动的前一段中，货币是简单流通的产物。在运动的后一段中，它是资本生产过程的产物，货币不再是简单地转化为资本，而是在作为货币的货币本身中已包含着它可以转化为资本这一点。

（同上书第328—329页）

资本本身就是矛盾，就是运动。资本榨取剩余劳动，占有剩余